

她16岁失明，成中国第一位盲人化妆师

看不见为什么要化妆？看不见怎么化妆？肖佳是中国第一位盲人美妆师，几乎每个人都在问她这两个问题。

肖佳创造出的一套属于视障者的化妆方式，通过化妆课鼓励视障女性，“人对美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，化妆只是为了取悦自己，看不见，也有取悦自己的权利。”

中国有约1700万名视障者，约8500万名残疾人，他们中的多数，尤其是女性，像孤岛上搁浅的船，散落和隐没在家中。肖佳试图探索更多可能，从决定今天用什么颜色的眼影开始，打破外界的限制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没有镜子的化妆师

肖佳坐在沙发上，手在化妆包里摸索。正方形、塑料壳、一颗凸起的钻石贴，这是灰粉色的眼影盘。苍蝇在眼睛上扑腾的感觉，意味着睫毛膏刷上了。画眼线要闭上双眼，稳住手，划出一条流畅的曲线。

出门的日子，肖佳都会化妆，哪怕只是去接孩子放学。在校门口，豆豆妈妈一下注意到那个敲盲杖的女人。她是人群里最精致的一个，每回出现都衣着得体。走起路来，高跟鞋和盲杖一起发出有节奏的“踢踢踏踏”声，发簪上的流苏跟着一晃一晃。豆豆妈妈从没有在现实里见过这样的盲人。“不戴墨镜，我们还注重打扮，我还在猜是真盲假盲。”

这是肖佳失去视力的第15年，她只剩微弱的光感，尚能分出白天和黑夜。

看不见有什么必要化妆？看不见怎么化妆？打从肖佳动了化妆的念头，这些质问就没有停止过。

起初，只是爱美。肖佳小时候就喜欢穿漂亮裙子，后来她爱上画画，老师说她有天赋。失明以后，她再没碰过画笔，也不再需要镜子。

大概十年前，她为一家视障公益组织做速录师。在比较大的会议场合，她听到其他人穿高跟鞋，闻到香水味，“只有我素面朝天地，就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”有一天，丈夫蔡聪给她发了一条视频，视频里国外的盲人正在化妆。肖佳想自己也可以学。

她去上化妆课，唯一没有拒绝她的，是一个化妆品销售公司的美妆顾问。肖佳跟着老师学了一年多，光画眉毛就学了好久，老师帮她画一只，自己画另一只，她得用手感受眉骨走势，再不停找人帮忙看两只眉毛的区别。

上妆的每个动作，都是她吃过的苦头。有一次她画蓝色的眼影，没有晕开，又抹到眉骨以上，出门前被婆婆拦住。“她吓到了，问怎么了？撞门上了？”

“不管画怎么样我都敢出门，然后还觉得自己挺美的。”肖佳笑得前仰后合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肖佳创造出属于视障人群的化妆语言。明暗、深浅、色调，在视力被剥夺的前提下，被转译成一系列严格执行的步骤。比如一颗贴纸指的是冷色，两颗是暖色。肖佳甚至为化妆品制表，比如她会列出口红色号，分别对应什么颜色，再把盲文数字贴在口红外壳上。

回到那个人人都有的疑问，两桩矛盾的事，如何在她身上自洽？她这样解释：“化妆从来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我是取悦我自己。看不见的人，也有取悦自己的权利。”

学会化妆后，肖佳从公益机构辞职，全职做化妆师。“身边的视障朋友都觉得我疯了。”连向来支持她的蔡聪都有点疑惑。这世界上那么多职业，为什么偏偏去一个视觉主导的领域？为什么要直接对抗身体的限制？

盲学校里只有一个专业

14岁那年，肖佳常去江西老家的江边写生，拿块画板，在老榕树下坐一整天。刚开始，她能看到叶脉上的光斑；过一个月，她看不到叶脉；再过一月，看不到叶子；最后，连榕树也消失了。她被确诊为视网膜色素变性，两年后，她丧失了全部视力。

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。她想当画家，或



肖佳给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上性别教育课

者做动漫，设计衣服和珠宝，偏偏被夺走的是最重要的视觉。“为什么会是我看不见？那种绝望是完全不知道以后能做什么。”

把她从自杀念头里捞回来的是瑜伽。视力开始模糊那阵，她迷上了瑜伽，每天去市里的健身馆练7个小时。练着练着，她想以后是不是可以当瑜伽教练。“有一点点希望，就没有死的念头了。”

初中毕业后，肖佳进入盲校。盲校只有一个按摩专业。老师告诉他们要心怀感恩，乞讨、卖艺、算命之外，他们将来能有一份体面正经的工作：推拿。

第一次去推拿店做暑期工，她就吓到了。“遇到的顾客，总有意无意地碰碰我。”后来她发现，她认识的每个做盲人推拿的女性，都遭遇过或大或小的性骚扰。

肖佳提了辞职，回到老家开了一家小小的按摩店，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，她下午六点就关门。夜晚大把时间，她就在网上连载玄幻小说。得知肖佳喜欢写作，有朋友介绍她给一本杂志供稿。肖佳加了主编的QQ，他说他叫蔡聪，也是盲人。蔡聪比肖佳大6岁，他当时刚创办了中国第一本残障群体自媒体杂志《有人》。

QQ上的聊天内容，渐渐从工作延伸到个人生活。肖佳告诉蔡聪今天按摩店发生了什么，蔡聪告诉她自己又出门了，一会儿在敦煌，一会儿在海边，一会儿在黄山的山顶。“我问他真的看不见吗？他说他真的看不见，我说那怎么一个人出门？他说拿一根盲杖就可以。我觉得他好有意思，因为我，我才知道原来看不见，哪里都可以去。”

偶尔肖佳在心里嘀咕，这个主编怎么那么闲啊？一天到晚有那么多时间跟她说话？

“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说他喜欢一个女生。那个女生勇敢、善良，他想跟她表白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天呐，你有女朋友，还每天跟我说那么多话。我就哭着跟他说，那你可以给她打一个电话。过了一会，我的电话就响了。”

老套的伎俩里，肖佳觉得异常浪漫的部分是，接起电话后，她听到蔡聪打开办公室的窗户，对着偌大的、无边的世界高喊他喜欢她。看不到照片，触摸不到彼此，他们依然相爱了。“我喜欢上蔡聪的灵魂，他长什么样子都无所谓。”

蔡聪鼓励肖佳来北京，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可以做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。然后肖佳不顾全家反对，一个人坐了19个小时的火车，在车站见到等她的蔡聪。刚打完招呼，她就感觉到他紧紧地抱住自己。她知道，她在拥抱新的生活。

打破限制

全职做化妆师，并不是未经思考的决定。肖佳花了两个礼拜说服蔡聪，自己想去试一试，如果经济上撑不住就放弃。如今已经是试一试的第七年。

刚学化妆的时候，她就想过，等她学会，要教那些和她一样的女性。明眼人有看得见的化妆师，盲人也可以有自己的。

她组建了一个叫“佳美之地”的女性视障者社群，为视障女性开化妆课，做化妆训练营，带大家一起做瑜伽、非视觉摄影、读书。她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想要影响一万个视障女性，连接那些散落的、隐没在家里的人。

“每个视障者的成长过程里，接收到最多的反馈就是‘你不行’，化妆也是其中一件被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于是我们连自己的形象都没办法把握。当我通过自己的动作，知道今天画的是一个什么颜色的眼影，这让我重获对生活的掌控感。”

曾经有一个患有先天性血管瘤的盲人找到肖佳。她很怕家里的小朋友来，怕他们被她脸上的红斑吓到。肖佳跟她说：“谁说不标准的身体就不美了？我们先学会寻找自己身体的美。”肖佳教她打底妆，画眼妆，“把美的地方展现出来，剩下的就是独一无二的点。”一年后，肖佳又遇到她，她整个人都变了，开朗自信，不再遮遮掩掩，穿的高跟鞋比肖佳的还高。

肖佳认识的视障女性中，有些人的父母不希望她们找一个“摸着过日子的人”做伴侣，于是她们的婚恋选择，可能是看得见但还有其他身体残疾，或是婚恋市场上没有什么优势的男性，婚姻更像一种潦草的资源重组。

“女性常常被视为照顾者的角色，但当她连自己都需要被照顾的时候，社会认为她最重要的属性不存在了，那唯一剩下的就是生育功能，而且还会被嫌弃是一个不完美的生育工具。”

在化妆课里，肖佳会夹带对残障女性意识的倡导，诸如不要觉得看不见应该怎么样，“作为女性就应该为家庭付出一切，不是这样的。”

另一方面，教育人化妆也引发过争议。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追求穿衣和素颜自由，跳出男性凝视，她怎么还在教女性要精致漂亮？肖佳写过一封上千字的邮件反驳：“残障女性原本连被凝视，被物化的资格都没有。看得见的女性想要坐到车的前排，而我们甚至没有坐上车。”她想要一步步来，直到有一天，化妆与否取决的是她们愿不愿意，而非会不会。

这些年她愿意接受媒体报道，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希望那些沉默的视障女性，可以知道她的存在。“原来看不见，还可以这样活。”

(来源：一条)